

什罗姆斯基小说选

什罗姆斯基小说选

杨 骅 译

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二年 · 北 京

什罗姆斯基小说选

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

字数192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0 $\frac{1}{16}$ 插页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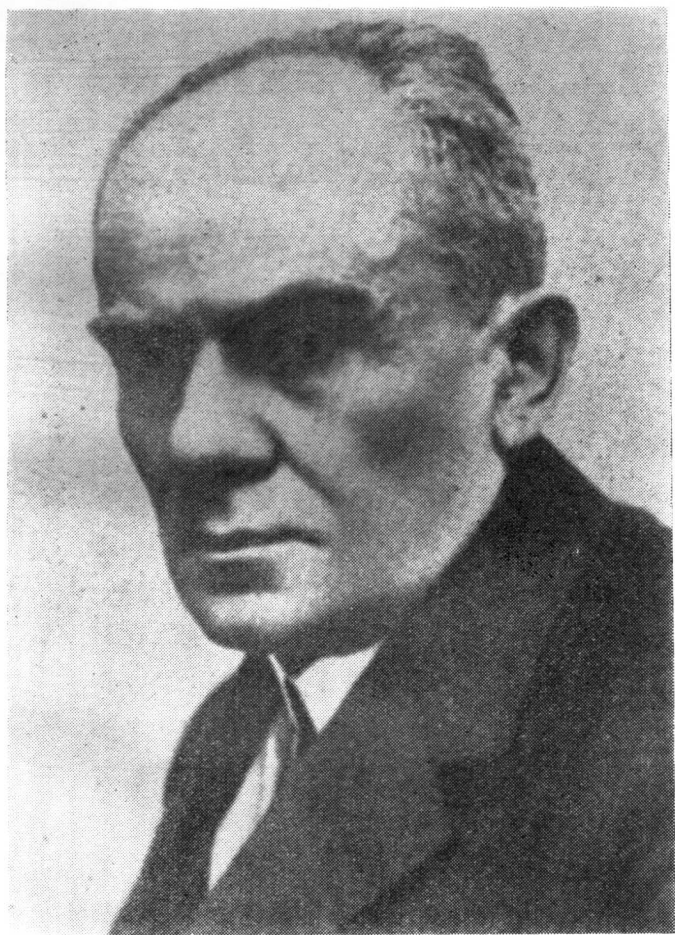
1982年9月北京第1版

198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26,300

书号10208·109

定价0.78元



作者像

目 次

最后的时刻.....	1
彼特尔医生.....	18
薄暮.....	61
忘却.....	69
一个坚强的女人.....	84
星期日.....	114
顶着羽毛褥子.....	121
光线.....	132
林中回声.....	300

最后的时刻

我从舞厅出来，也许是最晚的了……通宵在跳形形色色的玛祖卡舞的时候，我喝了过量的酒，跳了不少舞，而且久久地望着雅德维加小姐的眼睛。正因为这样，那条空荡荡、冷冰冰的走廊在我的眼前一会儿缩小，一会儿扩大，要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甚至在走廊上挂的许多皮大衣呀，我要找寻的那件整个文艺界出名的斗篷呀，挂衣架呀，那个帮助我保持作家的不屈不挠的优点直到最后胜利^①的餐厅小伙计呀，也都不见了。

“喂，小伙子，领我到随便哪个房间里去吧，我要……”

“到房间里去？这儿全都客满了。小姐说，您睡在酿酒厂的‘列帕’那儿。”

“在‘列帕’那儿！”我骤然热烈地提高声音说。“在酿酒厂里？酿酒厂的‘列帕’是什么样人？你怎么，开玩笑吗？”

“不。小姐说……睡在‘列帕’那儿，就是管银钱的先生列帕科夫斯基那儿……所以我就这么说……”

“好吧^②……那就到‘列帕’那儿……到酿酒厂……管

① 原文是拉丁文。

② 原文是法文。

银钱的列帕科夫斯基那儿……”

我裹紧斗篷，使劲穿上胶皮套鞋，跟在小伙计后面出发了。

户外还是一片漆黑，冬季天刚破晓，东方才露出鱼肚白。雨水夹着雪花拍打着我的脸，破旧的套鞋溅起的泥浆，几乎落到了那件整个文艺界出名的斗篷的领子上；我不由得叹着气屡屡仰望天空，觉得天空仿佛是一个轮廓模糊的空洞洞的深渊，在它那深邃的地方，弥漫着一团团巨浪似的浓雾，它们翻滚卷扬，然后渐渐落下来，慢慢飘浮过去。象灵柩的盖那样，天空悬垂在大地上，支撑它的是田野的边缘，而在田野上，可以看到从雪里露出来的黑黝黝的垅沟。院子周围那些光秃秃的白桦和洋槐，仿佛被雨水浸泡得胀大了，一阵劲风刮来，便东倒西歪，树梢互相拍打着；它们那干枯的树干，一动不动地竖立在急流般倾泻下来的大颗黑色雨点中。从庄园的院子到酿酒厂的路上尽是坑坑洼洼，而且泥浆泛滥，一片汪洋——这一切加起来就是所谓道路。确实，要把土豆运往酿酒厂才不得不走这条路。瞧，眼下就有几辆装满一箱箱土豆的大车在路上慢慢地行驶着。几匹可怜的驽马蹒跚地拉着车，肚子浸到了水里；大块的污泥粘在轮子上，又从那儿弹回来，落在车夫的靴子和粗呢外衣上，他们赶着大车，有两个星期光景没有刮脸了，脸上现出那种听天由命、毫无怨艾的神情。

“喏，这就是酿酒厂，”我的领路人指着一所二层楼的大房子教导似地对我说。

我尽量不把鞋弄湿，穿过了一片泥泞，来到酿酒厂的前面。那里停着几辆运货马车。一个健壮的姑娘，头上缠着头巾，脚上穿着一双式样绝无仅有的大靴子，样子好象经过漫长岁月保存下来的水上房屋。她拎着一桶水，差点儿碰在我的腿上。一个犹太人友好地向我行了个礼……

“到这儿来上楼去，”小仆人指了指路。

我们循着朽坏的积着厚厚一层泥垢的木楼梯登上了二楼，经过一个小走廊，几个踏级，又经过一个小走廊。我终于来到一扇不大的门前。小伙子敲了敲门。

“是谁，有什么事？”里面有人问。

“是从庄园来的……”小伙子神秘地微笑着尖声尖气地说。

“进来……”

小伙子打开门，对我鼓舞地点点头。我站在一个阴暗的象壁龛那样狭小的房间的门坎上。房间里有一扇窗，窗上积满灰尘，但还是能透进一些光线来。窗户旁边，背朝着门站着一个身材矮小、背有点驼的人，正在用药戥按定量分称白色的药粉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他没有转过身来，怒冲冲地问。

“小姐说，这位先生在这儿过夜……”

老人斜着眼睛瞅了我一眼，依然没有转过身来，继续分称着自己的药粉。出现了一会儿令人纳闷的沉默……

“让你的睡觉见鬼去吧……睡在什么地方？怎么睡？”

他突然嚷道。

“小姐说……庄园里没有地方了……”

“老大爷，我衷心地请你原谅我的冒昧……”我喜滋滋地唱起老曲子来。

“唱曲子归唱曲子，可这儿有什么地方可以睡觉，阁下？有什么地方？您自己考虑一下吧！”

从我闯进这个小房间的那一刻起，我也恰恰在为这个问题伤脑筋。确实，那边墙与墙之间的地方勉勉强强放着一张床，不过，床中央凹陷得如此厉害，睡在上面的人势必象希腊字母 γ 一样。床上铺着垫褥，罩着一条华沙的马车夫在阴雨天用来盖腿的毯子。在垫褥上，在我们文明人习惯于放置和看到枕头的地方，放着一个外面永远缝着旧枕套的包裹。

窗下面放着一张有半间房那么大的桌子，桌上摆满了药瓶、吸杯和大大小小的玻璃瓶。碘仿的气味压倒了其余药物的气味，也许，只有在大桶里蒸煮土豆发出的气味弥漫整个酿酒厂的时候，它才会甘拜下风。

“是不是到酿酒厂厂长太太那儿去要垫褥和被子？”小伙计问。

老人没有回答。他专心致志地摆弄着几只吸杯，只是呼哧呼哧直喘气。

我的处境是极其困窘的，但睡魔战胜了困窘的处境。我把一切都交给命运去摆布了。

过了几分钟，小伙计从“厂长太太”那里拿来了垫褥、香

喷喷的床单、缎被和两个大枕头，并且给我安排了一张气派豪华的卧床，那张床靠近一个炉子，炉子象一盏旧灯那样被熏黑了，从炉门到上面的凸出部分有一道裂缝。片刻后我已躺在床上，盖了“厂长太太”的那条被子，如果不响起敲门声，我是会马上进入睡乡的……

“是谁，有什么事？”药剂师闷闷不乐地埋怨说。

“医生老爷，是我……”

“我自己会来的，魔鬼，对你说，我自己会上你们那儿的……别进来。”

“是医生呢……”我心里想。我睡眠惺忪地端详着他。他生得个子矮小，背有点驼，脑袋偏在一旁。他那长长的银白色头发披垂到肩膀上，他把头发梳到一边，露出了几乎是年轻人的异常秀气的额角。长长的带黄色的胡子垂在嘴巴两边，嘴角悲伤地耷拉着。说到他的年龄，那是难以确定的；脸色象一个年富力强的男人，头发却白得象雪，在发红的暗淡的眼睛里总是露出阴郁的神色，一举一动显得未老先衰……

他穿着一件长及膝盖、用农家自织的粗呢做的深棕色外衣，一条质地结实的肥大的裤子，象裙子那样遮盖着高后跟的靴子（如今只有少数皮鞋匠掌握这种手艺的诀窍了）。外衣的侧袋上垂着一条怀表的银链。

他蓦地扭过头来，用锐利的嘲弄的目光扫视了我一眼。

“跳够了华尔兹舞和玛祖卡舞，想必脚肿了吧？……是吗？”

“没有，老大爷……”

“哈，哈！活在世上真开心：喝喝酒，跳跳舞。干吗不开心作乐呢？……只要动动手指——心里要什么，便有什么……您是从哪儿来的？……八成是华沙吧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看来，嫁妆不让人安静呢……”他轻轻地说了一句。

“老大爷，您说的什么啊？”

“再见！”他得意洋洋地点头行礼，嚷道。

“再见！”

他砰的一声关上门，竟震得那块微微发红的绿色窗玻璃响起来了。

太阳升高了。淡淡的灰蒙蒙的阳光好容易射进了我暂时栖居的地方，仿佛钻进了深水里似的。房间的墙壁看来一度用印着大朵蓝花的糊壁纸糊过，——如今这儿那儿还悬挂着一块块纸片，上面积了厚厚的灰尘，成了大群蟑螂的检阅场。在医生或者药剂师，管银钱的或者只不过是“列帕”的那张床的上方，钉子上挂着两件领子满是污垢的旧外套，它们那破得不成样子的衬里露在外面。床头旁摆着一张小桌，桌上放着一本书，我伸手拿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卷弄脏的旧《密茨凯维支诗集》，它好象被他的几条狗撕破揉皱后粘贴起来似的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酣然入睡了，根本不管窒闷人的气味，大门的轧轧声和嘎吱声，谁的两只大脚在楼梯上踏出的噤噤声。

我不知道睡了多少时候。一阵响亮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。

房间里又黑了，完全黑了。看来，我睡了整整一天，一直睡到了晚上。药剂师很响地跺着脚，他点亮小灯，嘴里恶狠狠地嘟囔着什么。随后他跪倒在床边祷告起来，一边虔诚地细瞧着外衣，一边响亮而清晰地一字一字说着。他做完了祷告，用拳头敲打着胸口，悲痛欲绝地、几乎是喃喃地重复说：

“上帝啊，请宽恕我这个罪人，上帝啊，请宽恕……”

我竭力避免跟这个古怪人攀谈，就眯缝起眼睛装做睡着的样子。就在这时候，他站了起来，在那间把家具搬出去也只有两俄尺^①的地方踱来踱去。

“得了吧，别装做睡着的样子！其实我清楚地看见您并没有睡着！整整一天睡得足够了！夜里还睡了十小时……雅德维加小姐吃午饭时间起您的健康……”

“雅德维加小姐？”

“正是她！就是那位有三万嫁妆的小姐，”他故意装得尖声尖气地说。

他又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开始对付起我来，他把头俯到一边，手交叉着放在胸口，问：

“先生，您能否俯允告诉我，我荣幸地接见的是……说实话，是什么人啊？”

① 一俄尺等于〇.七一公尺。

“我……我是写短篇小说的作者。”

“没有听到过。这是什么行当啊？是一种新式的工程师吗？”

“不，是作家。”

“作——家？”他清晰地把重音读出来，惊讶得坐到了床上。“在这儿，在雷姆基，还没有看到过作家。看在上帝面上……阁下，您也许对报纸十分了解吧……您一定知道，华沙最近一次彩票中的头奖刊登在哪一期报纸上？”

“不知道；我……”

“不瞒您说，我亲爱的，我买各种彩票已经有十年了。”

“中彩没有？”

“一次也没有，一文钱也没有中彩！从来没有！要是中彩的话，一下子就可得到二十万！嗨，嗨……”

“您住在雷姆基很久了吗？”

“十年了。不过，您想想这有多么倒霉！瞧，这儿有多少没中彩的彩票……”他说着拉开小桌的抽屉，突然非常活跃地给我看几叠用细绳扎好的各种样式和颜色的彩票。

“喏，这是我们华沙的，这是布劳恩施魏克的，这是萨克森的，匈牙利的——一文钱也没有中彩，我用脑袋担保，一文钱也没有！”

“您显然想千方百计弄到一大笔钱，好用来……”

“用来买紧得无法形容的蹁脚燕尾服，穿了在沙龙里跑来跑去吧？”他带着愤恨的神情连珠炮似地说。“你们大伙儿眼下脑子里转的就是这个念头：一大笔钱……吃喝玩乐

乐——这是你们的座右铭！人们都不知去向了，象樟脑一样消散掉了，一切都变得卑鄙下流了。为了这群败类……值得你们……我总是看着，望着，观察着，探索着——万一碰到一个有价值的人怎么样？没有这样的人！全都是一个样儿！贵族也好，不是贵族也好，都是这样的年轻人……穿着时髦燕尾服的绅士！……”

“不过，您讲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“您甚至还捉摸不出我讲的是怎么回事，我亲爱的？没有什么……没有什么，去他妈的！”

他用疲惫不堪的目光瞥了我一眼，很快地脱去衣服，扑到自己床上，把身子的那一部分朝向我，而这部分身子的名称，无论如何是不能在预定要发表的小说里提到的。我打定主意要使这个不顾羞耻的人难受一下；他吹起了芦笛，我也吹起芦笛来^①。桌上那盏勉强发出微光的小灯冒着浓烟，酿酒厂的活动停止了，一切都静息了。

药剂师不久就打起鼾来；我却无法入睡。

午夜时分，我听到走廊里有谁的脚步声和咳嗽声。有人在门上摸来摸去寻找把手，最后摸到了，打开门，站在门坎上。

这是一个十八岁光景的农村小伙子，穿着一件羊皮袄。他脱下帽子，叉开手指把头发从额角上撩开，向四周张望了一会儿，然后不知对谁行了个礼，把帽子在地上拍了一

① 意为如法炮制，一报还一报。

下,说:

“光荣归于耶稣……医生在家里。”

“列帕”马上醒了。

“怎么样?”他坐在床上问。

“我是从梅斯洛夫来的,老爷……”

“那边怎么样?”

“是亚采克·泽林斯基派我来的。”

“他不是很好吗?”

“不。”

“患了阵绞痛吗?”

“是阵绞痛。”

“他不会说话了?”

“声音哑了,再没有办法啦。”

“难道城里就没有医生了?你们要请医生总是来找我!你有马没有?”

“老爷,马我们可没有……”

“傻瓜,到下面马厩里对瓦列卡说,要他在雪橇上套那匹灰色带杂毛的马。咱们从冰上疾驰过去,懂吗?”

“知道啦!”

小伙子转瞬间就消失不见了。“列帕”匆忙穿好衣服,把帽子低低地拉到额角上,准备好一些药粉,就走了出去。

早晨他才回来,这时候,酿酒厂里又开始活动了,显得忙忙乱乱的。

他浑身湿透,落满雪花,走进房间来……

“一个结实得象公牛的庄稼人……请想一想吧，先生……看来样子并不愚蠢……竟在我到达后死去了，”他忧伤地说。“我到达时……肺炎已到了最后期……周围有八个婆娘……在商量。茅屋里住着两户人家，孩子倒有十多个，屋里又闷又脏……他是个无地无屋的农民，先生，您总明白……穷得毫无办法。圣诞节前他去捉鱼，掉到了水里，浑身湿透，不过，还是干活，一直干到晚上。我给他检查身体时，伸手到枕头下面一摸，果然有一瓶白酒，这是最有效的药品！咳，怎么办？有什么办法？愚昧无知，我的天哪，愚昧无知！……”

他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把手指弄得咯咯直响。蓦地他站定了。

“先生，您想必会感到诧异吧——竟有住在酿酒厂里出售‘窖藏’伏特加的医生？”

“我对一个出售什么东西的医生是一点不感到诧异的。”

“我不是卖假药的江湖骗子。阁下，我在医学院^①念过三年书，差不多快毕业了……突然间，这儿……一个接一个……这样一来，我也得去游逛啦。^②十五年……时间可

① 一八三〇年起义被镇压后波兰的第一个高等学校，一八五七年在华沙创办。

② 作者在这里暗示，列帕科夫斯基曾参加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四年波兰民族解放起义。起义被沙皇军队镇压后，约有一万八千名起义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或定居，包括在伊尔库茨克的约两千名囚犯和移民。

不少呐……后来，我在伊尔库茨克跟一位医生学习，特别努力钻研化学……就这样……给不同的贫民看病，得到了实习的机会……这是一门花了很长时间才学到的学科……是一门令人悲伤的学科……咳……”

我坐在垫褥上，老人坐在那只损坏了的床上，他手里卷着粗烟卷，开始讲起这十五年的漫长经历来，这经历使人惊心动魄，回肠荡气，突然会感到颤栗……

他一直讲着，直到有人来请我们到庄园去喝茶时才结束。

*

*

*

雅德维加小姐是受到列帕科夫斯基的影响的，这一点简直是太明显了；她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女学生——似乎按照他的指点思考问题，对他的见解总是表示赞同。然而，这并不妨碍她在四个月以后，在五月十四日跟我结婚，成了我的妻子。我记得我们举行婚礼时，医生穿着燕尾服，系了白色领带，他那通红的眼睛从别人肩膀上注视着雅德维加戴的头纱……

过了一星期，我们从雷姆基出发，去作一次漫长而愉快的旅行。马车周围挤集着十五个人，眼里都噙着泪水。列帕科夫斯基光着头，穿一件帆布上衣，站在那儿，他手里拿着酒瓶，一定要已经坐在马车里的我们两人最后喝一杯酒。他喊叫着，挥动着手臂，不知为了什么事预先警告我们，给我们教训一番，当场无缘无故地扯着小伙计的耳朵，一刻不